

廣註

四部精華

史部

第一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一冊

國語精華

祭公諫征犬戎

倉葛呼晉師

召公諫厲王止謗

襄王不許請隧

單子論齊晉君臣

展禽論杞爰居

里革斷罟

敬姜論勞逸

秦立惠公

趙文子冠

叔向賀韓宣子貧

鄭桓公謀遷國

伍舉論章華之臺

越行成於吳

吳許越成

王孫雒決策

吳長晉盟

越王勾踐滅吳

勾踐復仇始末

國策精華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張儀欺楚絕齊交

楚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論留楚太子

馮煖客孟嘗君

八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九

莊辛論幸臣亡國

九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十

左師公說長安君為質

十

信陵君說魏王

十

唐雎說信陵君

十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十

蘇秦說燕文侯

十

蘇代約燕昭王書

十

國語精華

祭公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或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註

一祭公謀父

祭，畿內之國。謀父，字也。

二世后稷

后稷，虞舜時農官也。

三商牧師

商，牧師也。

四甸服

甸服，侯服之外五百里曰甸服。

五侯服

侯服，甸服之外五百里曰侯服。

牧野也。在令

河南淇縣南。

六侯衛賓服

侯，侯服也。衛，衛國也。

七蠻夷要服

蠻，蠻夷也。要，要服也。

八戎狄荒服

戎狄，荒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一采兒

六侯衛賓服

侯，侯服也。衛，衛國也。

七蠻夷要服

蠻，蠻夷也。要，要服也。

八戎狄荒服

戎狄，荒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侯，侯服也。

甸，甸服也。

倉葛呼晉師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能德。故勞之以陽樊。

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有。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令將大泯其宗祊。而

歲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戢。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

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尋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

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商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

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註

一倉葛

陽樊人。按左

二遠志

難叛

三尋

討伐

四商民

謂山陰之列族

在荒商者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註〕

①召公

召康公之孫

②衛巫

衛國之巫，以正有

③道路

以目，謂不敢發言，以目相視也。

④矇誦

矇，誦也。

有時子而無見曰矇。誦，或隸之語。

⑤彘

晉地，今曰永安。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違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懼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懇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泰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註〕

① 隧

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

② 不庭

庭直也。不庭猶不進也。

③ 改玉改行

玉。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尊卑。進退有節。

單子論齊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犯卻曄見其語。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曄之語。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始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卻伯

之語犯叔。逆李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註〕

① 逆

逆，迎也。誣，於人也。

② 腊毒

腊音昔，巫也。腊毒，言其為毒速也。

③ 長翟之人

謂叔孫僑如也。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厚，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郭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
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
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
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
燕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今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
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

註

①爰居

亦作鷗居。鳥八尺。宿於島中。常飛海面。

②野死

謂征有曲死於野也。

③幕

舜後。虞思也。

④杼

禹後。虞思也。

為夏諸侯。

⑤上甲微

契後八世。

⑥三英

英。簡書也。

三笑。三卿。

御一

通也。

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一

世孫。征三壽之國。外。湯來朝。夏道大興。

里革斷舌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舌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罝罾。取名魚。登
川禽。而藏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罾。藉魚鼈。以為夏犒。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罾。設罝罾。以實廟庭。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
天。魚禁鯢鰠。獸長麋鹿。鳥翼穀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
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
無忘論。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註

①大采朝日

(周禮)

王者指大主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又曰天子以春分朝日

月也。少采。三采也。

三司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秦立惠公

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賈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鍼。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公患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隣。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平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眾。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

則民各有心。恐辱配。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祥。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眈。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獨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掃宗廟。定

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置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讓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移公。移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得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忠公。

註

(一) 鉢

音術。長鉢也。鉢以導線入內。甬指為之。前導也。

(二) 隱悼播越

隱受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達也。

(三) 若

二公也。若大公子而立。

(四) 窳謀

窳微也。窳謀。見微而圖謀也。

(五) 纓纓

纓馬纓也。纓。馬腹帶也。

(六) 珩

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

(七) 捐

亂也。捐。棄也。捐。夏。

趙文子冠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逮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兇。風聽臚言於市。辨秋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

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冀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註〕

一莊主

莊子。趙朔之子。

二兜。成也。

三成宣。

成子。文子曾祖趙襄也。

四張

老晉大夫張孟也。

叔向賀韓宣子賀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貪慾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

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存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註〕

①從謂從隨其時贈之屬也

②樂武子無一卒之田

土大夫無一卒之田。書為晉上卿而又弗受。

③越發聞也

④桓叔

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為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氏。

鄭桓公謀遷國

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鄆。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繁。補舟。依騶。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驪。而食漆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紂。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紂是立。遂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酸、夷、秦、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蕞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識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急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譏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畹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

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
弊得乎。夫號石父譏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剗同也。景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
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譏惡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
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縶弧其腹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
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
矣。其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
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告。卜諸其釐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釐在。
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釐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
幃而譖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訖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
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人。褒姒有獄。而
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
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驕。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心怒
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
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